



日华峰神似琵琶,又名琵琶峰。

因为日华峰与天马峰相隔较近的原因,在完成天马峰探寻之后的当天,我们便开始探寻日华峰。

“你们一直沿着韶茶公路往前走就,可以直接到日华锋所在地龙口乡集镇上了,出发之后不久的路途中,有一个分叉路口,别走那条看起来像主干道的道,往左边方向就行了,总距离大概就 10 多公里……”茶恩寺镇的热心人士对于行车路线,交代得很仔细。

曲折的寻峰之旅

微风一路吹拂,让人好不舒服。走了约摸半个小时之后,导航仪提醒“前方 100 米左转”,然而左转的水泥路不仅坑洼不平,而且路面较窄,几乎不能会车。

“导航仪都不动了。可能走错啦!”车行不久,驾驶员惊呼。下车之后询问当地村民得知,果然是走错

了,连导航仪都生气罢工了,我们只好调头往回走。

一番颠簸之后,不时有一些汽车停靠在水库旁边,不时有一些汽车停靠在水库旁边,然而车中并没有人。一番摸索之后才发现,在水库岸边,倒是三三两两分布着一些钓鱼者,从衣着打扮来看,并不像当地的村民。驾车出门垂钓岸边,暖阳高照水波荡漾,顺便还能呼吸山谷的新鲜空气,多么惬意美好的生活享受呵!

为了横跨水库,必须过桥,且先后得有两次。而从桥面宽度来看,仅容一台小汽车通过。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,桥墩看起来似乎不够结实,“这桥怕是过不得车哦”。一番纠结之后,便只好下车求助。“师傅,这桥可以过车么?”万万没想到的是,垂钓者幽默了一把,“驾照是买的就别过,如果是考来

的可以过。”好在,驾车的技术过硬,虽然为了摆正车身颇费了一番周折,但车身贴着两边的护栏前行,还是有点让人看得小激动。而从桥头的石碑得知,水库名为花桥水库,桥的载重量为 3 吨,但桥名的字迹有点模糊,并未辨认出来。

经过龙口乡集镇之后,我们继续朝着日华锋的方向进发。原本以为一切顺利,岂知当地人告诉我们,去日华峰最近线路上的一座桥,已经破损,暂停使用。我们只好硬着头皮抄远道,而导航仪此时已不再发挥点作用。

为了找到日华峰,我们又询问了好几位路人,他们都说“日华峰就在这前面附近的不远处。”一路走走停停,就是没有见到日华峰的庐山真面目。事后得知,按农村平时的说法,距离 2 公里至 5 公里,往往会被表述成“前面附近不远处”。

日华峰下埋忠骨

文/李生成 图/彭斌

车转进了一个小山坳,两边的山都不高,但树木甚是茂密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,我走进当地一户村民家,打探日华峰的具体位置。“日华峰就在侧后方,现在站在马路上还看得到,你们走过头啦。”忽地,不由想起那句熟悉的古诗,“山重水复疑无路,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很多东西,你刻意追求不见得会达到目的,但往往在不经意间便又得到了。站在这个叫“碧然冲”的地方仰望,日华峰比其他山峰,并不见得有它独特的一面,只是海拔稍微高一点而已。

而站在日华峰峰顶,赫然可见天马峰,其距此直线距离不过两三公里,因为人生地不熟、道路多曲折,我们一行人走了足足两个多小时。从峰顶俯看,山脚的水泥路隐约可见,被山林分割成段;村民的房屋则散布各处,虽不紧凑,但也别有一番情致。

建威将军夫妇同眠此地

得知我们的来意之后,住在日华峰山脚下的胡应喜,热情地将我们引进自家房屋。老人家为团建村龙凤组人氏,今年 68 岁了,但身子骨挺硬朗的,平时还要做些农活。

从地理位置上来说,海拔 327 米的日华峰为琵琶山的主峰,位于龙口乡团建村、琵琶村、龙口村、石碑村 4 个村子的交汇处。至于峰名,相传古时有仙女在这里制作琵琶,黎明前夕离去时,匆忙中丢了一把琵琶在这里,而山形也酷似琵琶,所以得名。另据《南岳志》与《南岳导游》载:清初,衡山状元彭浚赴京赶考,途经此峰,站在山巅观日出,即兴题联曰:“日照九州;华光万里。”后来县入便改峰名为日华。

相比南岳山和天马山,日华峰山体确实不高,以致流传着这样一个生动而形象的说法:“南岳山是姐,天马山是妹,琵琶山是长不赢的驼子背。”话说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灵。”日华锋却还真是挺有灵气的。据胡应喜介绍,日华峰上曾经有雷祖殿。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,天旱的年成,当地村民还会带着祭文,前往山上的雷祖殿跪拜。祭拜之后一般都会下点

毛毛雨,“即使不下雨,至少会有几天阴天。”

其实,日华峰不光有雷祖殿,还有其他诸如仙女祠、开福庵一类的寺庙,“总共有大大小小 48 个寺庙。美女害羞的说法也颇为人知”。胡应喜清楚地记得,青少年时在山上看到过好多菩萨、钟鼓,还有一些名人雅士的篆刻,但因为“文革”时“破四旧”,这些东西都飞灰湮灭,不见踪影。让胡应喜颇为得意的是,日华峰上的寺庙所用的石料,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天马山的青石板,墙体则大多为麻石。

如今,日华峰的峰顶早已密林成层,新架设的航标铁塔显得突兀而寂寥。好在,建于 1963 年的琵琶山林场,依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
与日华峰一路之隔的小山坡下,则有湘军肃州镇总兵柳春霆墓。柳春霆原本篾匠出身,技艺高超,号称

“柳金篾”。年轻时的他,在当地一个大户人家做长工。然而,吃饭的时候,主人家却与做工的柳春霆不在一个桌子上,这让柳春霆很是生气。盛怒之下,柳春霆辞工不干了,选择加入湘军。

清光绪年间,柳春霆随左宗棠西征大军出关,收复新疆天山南北,驱逐沙俄。因屡建战功,授与建威将军,属正一品武官,并担任过任肃州镇总兵,记名提督。后来,柳病故于新疆,由其部属护柩回乡。

将军曾经叱咤战场,斩敌无数。近百年过去,如今要想看到将军坟墓都殊为不易。在胡应喜等两位向导的带领下,由于林深树密,我们只好用柴刀砍出一条小径靠近坟墓,墓碑上早已长满青苔。稍微擦拭之后,略微看出些许字样:“建威将军先考柳公春霆,一品夫人先妣柳母胡氏……统马队五营戍防……民国四年……”



要找到柳春霆墓,颇为不易。



吴颐人的归雁情怀



吴颐人(右)在杨宝琳老师工作室

四月下旬,吴颐人先生在衡阳作了短暂停留。与吴先生不足三十小时的接触,使我感触良多。

首先是有感于颐人的归雁情怀。我与吴先生的相识也源于此。我因笃好印学,在拜读钱君匋先生的篆刻选时,知晓衡阳是吴先生的诞生地,钱君匋先生在为吴颐人刻的印章边款中写道“抗日战争起,颐人母夫人避地湘中,以一九四二年生颐人于衡阳盐村回雁塔畔,今胜利已逾二十年矣,颐人篆刻范仲淹句,以为纪念”。吴对衡阳有一种特殊的情怀,曾三刻“衡阳雁去无留意”印。并在与我的书信交往中,问询他出生地址情况,怀母恩的情思常梦魂萦牵于他的心中,我感动于他的这种情思,购得一本衡阳地理图志寄他。为圆自己雁城行的梦想,此次他应邀到醴陵作瓷画,放弃午休,抢出这点时间。到衡阳后,直奔我坐落在火车站古玩城的“四艺工作室”,拿出新出版的两套作品集签名赠我,挥毫作书“万里衡阳雁,今年又北归”,意犹未尽,又用四尺整张大书“归雁”两字。第二天颐人先生专程参观来雁塔,在塔前伫立良久,并磕头三跪拜;

感触之二是他的幽默风趣。吴颐人先生久负盛名,艺播海内外。接书法报陈先生的电话,知吴先生要来衡阳,请我接洽,我不免有些紧张。但见到吴先生后,我的拘谨烟消云散。吴先生温文尔雅,平易近人,

风趣幽默,有一见如故之感。在我的工作室,见到一支使用过后没清洗、笔尖变硬的毛笔时,他打趣地说“你这支笔可以作利器啦!”看到我的画毡上墨迹斑斑,他幽默地说:“你这个画毡包浆很多,看来用功甚勤啊!”并笑着对我妻子说:“这跟你这个艺术总监有关咯!”他的话语不时引得大家笑起来,气氛非常活跃轻松。

感触之三是颐人先生的才思敏捷。

吴颐人先生已七十开外,但思维敏捷。他来衡阳那天,我夫妇二人与陈刚同去高铁站迎接,我向吴先生介绍陈刚,他脱口而出说:“陈刚,百炼成钢,我给你取个新斋名‘百炼斋’”。用完晚餐,应林乐伦之邀到其家看藏品。林乐伦夫妇将收藏的数十幅萧屋泉山水画请大家欣赏,并如数家珍地讲述其中的典故,吴先生略加思索,为林乐伦取了个“枕萧斋”、“林下听泉”的斋名。我告辞后,吴先生与林乐伦等交谈至午夜。

感触之四是他的博涉多优。他由专而博,又由博返约,不求第一,但求唯一的治艺探索之路,也是我孜孜以求的。

我在衡阳书画圈内被一些友人称为“杂家”,于诗书画印多有涉猎。但与吴颐人先生相比,却相形见拙。在印学方面,他师承钱瘦铁、



钱君匋、罗福颐而加以发挥,在以甲骨文、石鼓文、金文、汉篆这些母体文字的基础上,又加入汉简书体,东巴象形文字入印款。尤其是他的印款别出心裁,汉画像、中外史前岩画比比皆是,凭添了许多形式美。吴颐人先生书法,多年攻研汉简书体,并将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诸体冶为一炉,碑帖兼容。加之他通晓音律、乐理,使他的汉简书体富有韵律,别开生面。如今吴颐人先生书法研究领域,延伸至西夏



吴颐人(左三)与林乐伦、杨宝琳在来雁塔合影

双林书画院举行邹高昆书画展

5 月 27 日,邹高昆书画展在祁东双林书画院举行,共展出书画作品 20 余幅。

谈到此次展览的目的,邹高昆说,因为这天刚好是母亲 50 岁生日,这个展览是专为母亲办的,感谢母亲这么多年的培养和教育。所以特意从学校请假回来,以这样一种方式为母亲祝寿。据悉,今年也是邹高昆从天津美术学院书法研究生毕业的一年,面临就业选择的一年,但是,幸运的是,已经

有两个不错的单位在等着他,只等他最后作出决定。

近年来,出身农家子弟的邹高昆,在书画艺术创作道路上可谓一帆风顺,在读本科期间,就有画商和经纪人看上了他,目前,他的书画作品已经在山东、北京、广州等地形成固定的市场,作品销路看好。此次展览作品,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全部买走,并引起衡阳书画收藏家的关注。

(启之 杨莎)

吴颐人在衡阳所作书法作品



吴颐人简介

原名吴一仁,1942 年生,上海人。原上海闵行书画院院长。师从钱君陶、钱瘦铁、罗福颐等前辈大师,研究书、画、篆刻五十余年。西泠印社社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上海书法家协会理事。

(据百度百科)

